臺灣文獻叢刊第二〇種

臺陽筆記

翟灝

吳序

臺灣自本朝康熙間始入版圖，又孤懸海外，詞人學士，涉歷者少，間有著爲書者，如季麟光臺灣紀略、徐懷祖臺灣隨筆，往往傳聞不實，簡略失詳。唯藍鹿洲太守平臺紀略、黃崑圃先生臺海使槎錄，實皆親歷其地，故於山川、風土、民俗、物產，言之爲可徵信。然至今又百有餘年矣，時事之因革，俗尙之變遷，宜乎其大有不同者。

翟君笠山，以官斯土也，復著有臺陽筆記一編。因其政之所及者而以言傳之，並因其政之所未及者而以言發之。其間險隘之宜守也，門戶之宜防也，皆能詳度審處，洞達要害。卽士女娛戲之方，飲食嗜好之故，亦莫不示之以節，而制之於微。此豈非以民事爲兢兢者乎？

世有讀書之士，居恒卽以民社自任，及授之以政，非齷齪拘謹，卽操切寡恩；其人之不足與圖治也可知矣。吾讀斯編，吾如見作者之心。吾且願天下之同具是心者，卽奉以爲治譜焉，則陰受其福者，徒此荒濱遠島間而已哉！錢塘吳錫麒撰。

楊序

今夫文以載道，其傳與不傳，蓋視其於道有發明與否，絕非以其騁才華、矜博辨、剪紅刻翠、作錦繡堆也。

笠山翟君，淄川奇士也。博一官，宦遊八閩。在臺陽十餘年，所至有循聲。人咸謂公之才識過人，不知其根柢於學問者，固已深矣。

癸酉冬，余觀察寧夏，與其弟芳南明府適相值。芳南爲余述公之居官行事，並出所著臺陽筆記示余。余朗讀數過，全臺之山川、人物，土俗、民情，歷歷如指諸掌。且十三篇中，濡毫紀事，俱有至理名言，發人深省，所謂道也。公殆本道術爲治術，故其見諸紀載者，詞文旨遠，足以信今傳後歟？余喜公之文與道大，遂援筆而爲之序。

嘉慶癸酉冬日，靜莽年愚弟楊祖淳拜識。

翟序

文在天地，本自然也。日月之運行，山海之奠麗，天地之文，非有心也，但氣化之所充周焉耳。及其在人也，觀天文以察時變，而以吾之心究天地之心，卽以吾之筆窮萬物之狀，而波折起伏，瀠洄盤旋，文極其變，而適如天然之有是文者，斯天下之至文妙文也。故文之佳者，浩氣輔之而行，地之靈者，文思偕之而出；蓋有交相成者焉。

余家笠山，少余六歲，而瓌異奇偉之氣，自其總角時已然矣。未弱冠，卽遊庠，試輒列前茅。讀書偶暇，或解衣磅礴，學技擊舞劍之術，其英資之颯爽，豪情之雄邁，誠有勃然其不可遏者。然嫻詩律，愛吟咏，有香山、東野之趣焉。旣而筮仕閩省，調任臺陽，歷攝縣篆，所治有循聲。閒執筆學爲古文，澹宕容與，有紆徐爲妍之致。至於興會淋漓，精神滿腹，流轉生動，則又昌黎所云卓犖爲傑者也。嗚呼！笠山有文如是，是豈獨爲吾家亢宗望，卽梓而問諸世，其亦將有同好也。

夫石鐘有山，遇鬒蘇而始得其眞；褒禪有洞，得半山而始探其幽。若臺陽孤懸海外，遠隔重洋，周穆馬跡未嘗至，東山屐齒未之經，不意得笠山筆記，如置我於海嶼沙島之中，而一一覩其態狀也。是記一出，又不僅置我於沙嶼海島之中，而一一覩其態狀也。臺陽以笠山傳乎？笠山以臺陽傳乎？余不佞，姑俟後之鑒者。

嘉慶辛未花朝前二日，愚兄中策識於平陵縣署之若舫齋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許序

志物產者莫詳於山海經，而風土或未備也。外此，三都、兩京賦，則風土、產物，詳哉言之，而又非紀載之書。惟范成大之桂海虞衡志，則山川、草木、鳥獸、飲食、衣服、文字之繁賾，無不羅列指數，備載簡編，而文亦古奧。近世所見者，王漁洋之皇華記聞、李調元之粵遊記事、黃崑圃之臺海使槎錄，雖風土、物產，詳略不同，而要皆載一時之見聞，供後儒之採擇；所關匪渺小矣。

淄川翟君笠山，固嘗涖官臺陽者也。辛未夏季，僑寓京江，出所著臺陽筆記，蓋凡爲文十有四篇。其間爲記者九，爲論者四，爲說者一；而附五言絕句詩則八焉。其物產，則火山、濁水、玉山、蛤仔爛、珊瑚之樹、琉璜之花，譎怪而瑰奇也。其風土，則番錢之狡、鴉片烟之害、聚芳園之幽且淨、以及歸化之生番、漳泉粵莊之義民，奇正錯出而勸戒交深也。而全臺之形勢、弭盜之方略，則又以見慮之深、謀之遠，有發見於楮墨間而不自知者焉。

昔人謂吾儒學道而有所獲，苟得所藉手則施之於當世；不然，則著之書以詔來者。今翟君亦既學道而有獲矣，亦既得所藉手而稍有所施矣，復爲此書，俾後之治臺陽者得以悉其風土而協其機宜，其用心有與王、李諸公之記載，後先一揆者；寧徒如齊諧之志

怪，博異之矜奇，繪可驚可愕之譎狀，聳欲歌欲泣之壯懷，爲能繼虞衡志之恢以博、山海經之奇而神也哉！

憶乙丑夏與翟君相遇於吳門，匆匆別去，未盡所懷。客冬十月，余以公事至平陵，復相遇於李葛峰官署。詩酒唱酬，稍盡所懷矣，亦不久卽別。玆又晤於京江，復唱酬於詩酒者有日。而翌日又聞有吳門之行，旣序是書，而並不能無聚散之感云。

嘉慶辛未巧夕前三日，桐山愚弟許鯉躍春池氏拜撰。

鍾序

昔嘗讀黃崑圃先生臺海使槎錄，其於臺之城邑建置、山川形勢、物產番俗，詳哉其言之矣。

今笠山翟君，以恢恢游刃之才，蘊康濟吾民之略，在臺陽十餘年，耳熟目悉，洞見癥結。復值蔡逆之擾，以文弱書生，而櫜鞬袴褶，拒賊鋒於鯨波鼇碕之間。其鬱勃於中，有不能已於言者，隨筆劄記，以十三篇括之。其筆力之矯變宕折，則皆自柳州、廬陵、眉山諸大家陶鎔而出，故令人動盪心目，覽之惟恐其盡也。然言之有物，非浪費楮煤。其於民番之積弊，剔幽發隱，可以醒愚蒙、怵奇衺，可以爲良有司龜鑑，而上達於楓宸，義卓闊矣，與使槎錄並傳可也。

戊辰冬至後三日，歷下退軒弟鍾廷瑛敬序。

王序

文以載道；文者，道之輿也。淄川蒲子留仙有誌異一書，事雖荒誕，要借無稽之說，以寓至正之理，其勸懲之微意，未嘗不流露於行間也。故其書至今傳焉。

今翟子笠山，亦淄人也。筮仕閩省，歷官臺陽，所遇山川、景物、風俗、民情，每爲文以紀，名曰臺陽筆記。余讀之，其詞文，其旨遠；其記事也詳，其寓意也深；其感慨指示也，理正而發人深省，雖未嘗襲取左、國、莊、騷之句法，而於唐、宋八家，已寖寖乎入其室矣，與聊齋並傳也。

余與笠山爲莫逆交，囑爲序，余辭不獲，遂爲數言以弁其首云。

歲次己巳桂月望前二日，東武王元鶚撰。

題詞

作宦曾遊大海濤，年逾週甲氣仍豪。霜寒荒島身擒賊，月黑樓船夜帶刀。征戰不煩宵旰慮，勳名早荷聖恩褒。先生事業功成後，垂老歸來脫錦袍。

全臺風景記分明，往事高談四座驚。破敵宛然成老將，論文依舊是書生。寒雲落日還家夢，白髮丹誠報國情。悔不從軍同借箸，讓君滄海著威名。

（丹徒唐培士花城）

要從滄海涉風波，纔算人間閱歷多。剿寇奇功同大樹，論文雄辯等長河。臺陽德政蒼生福，山左清名白雪歌。一自歸來無個事，行踪到處寄吟哦。

（丹徒包　禮雲農）

海外歸來解戰袍，南遊到處任逍遙。臨風快讀琳琅句，棠蔭爭傳德政高。

（丹徒劉　輝春谷）

海色天風路渺茫，蠻雲犵鳥自成鄉。從今不讀輿圖記，一管生花寫大荒。

蛋雨閩風四十秋，潛蛟宮室蜃中樓。知君碧眼過犀燭，不學詞人記十洲。

（武進管繩萊孝逸）

尺幅居然現巨觀，臺陽隨處助文瀾。名言妙理眞經濟，莫作齊諧志異看。

四十年來說宦遊，奇情異彩任探搜。眉山風骨廬陵韻，盡在先生筆底收。

溟海蒼茫幾度經，六旬猶未髣星星。平生多少驚心事，說與常人不敢聽。

匆匆相見恨偏遲，同是征帆小駐時。我濫齊竽慚八載，欲從模範證工師。

（桃源袁　潔玉堂）

鯷壑橫雲蛋海煙，雙門高削護沙田。乘風少壯功名事，曾在扶桑萬里天。

（丹徒錢之鼎鶴山）

恨幼孤失學，硯食四方，黔南、楚北、西蜀、東吳，問我芒鞋，俱曾踏過。奈筆頭疎嬾，所歷山川，盡如過客。玆於辛未宦遊瀨水，晤笠山先生，把臂談詩，成匝月歡。蒙示臺陽筆記，皆經世婆心，不特吟風弄月而已。然紬繹篇章，全臺在目，離奇兀突，令我消魂。爰綴數言，徒增續貂之恥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胸中無萬卷，下筆塗來俗未免。足底不千里，眼界難寬井蛙恥。此中至意知者誰，遊子壯夫爲能爲。昨見東魯笠山先生之所作，瓌奇瑰異復磅礴。山水人物一卷裝，驚心炫目說臺陽。媿我饑驅三十年，竟無尺幅描雲烟。今作稗官催軍船，篷牕誦讀、恍如海外雄觀來眼前。

用陶韻又成一首

一見卽心契，關心只在詩。我却寡所諧，惟君獨任之。臺陽十四策，海外寫雄思。雄思何所寄？經濟趁清時。天地逆旅耳，此編傳在玆。雞林走商賈，聲價不人欺。

（姑熟胡　泉者島）

地準三萬六千餘里之程途，耳目未遍心模糊。瑯環石室有丹符，闡微洩秘如畫圖。典墳未考腸已枯，一得臺陽筆記如獲珠。反復玩索，勝覽陸公之書厨。火山、玉山等方壺，嶔奇光怪造化爐。芳園、濁水景氣殊，豔冶離奇超寰區。石礁鐵沙多憂虞。澎湖燦爛撑珊瑚。番錢妙巧誇錙銖。鴉片名煙法當誅。蛤仔爛地稱膏腴。琉球使過船吹竽。八尺門鯉五色驅。金包穴吐硫磺酥。漳泉粵莊爲德隅，義民壘出看于于。吁嗟兮長吁！觀此一卷無多猶截蒲，胡以奇山異水能橫鋪？風土人物隨心摹，經濟中藏名言俱。斯編作

者問誰乎？東魯昔任東寧之老儒。

（于湖胡　森）

捧讀臺陽記，欣然具大觀。草花香最古，山水象難刊。經濟胸中透，紛華眼界寬。世情兼治策，敢作異書看。

（姑溪胡士勳銘齋）

奇事奇文非浪傳，烏頭馬角亦茫然。須知六合八荒外，澤譜山經載未全。宦海行踪信不虛，煙波淼淼竟何如。香山詩句臨川筆，盡在臺陽一卷書。

（同邑王　驥槐莊）

卿雲現海捧輪紅，金船獻壽波不鴻。君家東海我南海，天風海水論心胸。君昔携琴閩海上，絃歌雅化時無兩。臺陽深入靖鯨鯢，共咤文壇出飛將。運爾烹鮮手，助彼屠鰲刀。報最循良卅六年，島嶼形勝悉推測。鬼蜮射影蚊浮塵，筆光四照無遁形。鼎粟布地金易土，丹爐煉永鉛成銀。硫磺花、珊瑚樹，鮫宮龍窟乘雲霧。陰火潛燃玉水流，探奇更補木華賦。赤文綠字滿瑤編，健筆勘破西南天。直以文章爲經濟，豈徒月露誇連篇？

年未及懸車，慨焉思投幘。紉蘭不數河陽花，歸舟惟戴鬱林石。爲訪名勝遊三吳，青天萬里來吾徒。高山流水知音少，安得與君共範模。入座雄談揮玉麈，海月東升夜方午。敢將禿筆爲題詞，附名我亦傳千古。

（嘉興朱錦華尙齋）

卅載臺陽記，千秋吏治關。運籌經口岸，持論抵眉山。壯志凌烟上，儒臣賦槊間。去思碑並讀，應望使車還。

（慈水葉　芬誦清）

閩嶠儒官四十年，臺陽風土一編傳。都關國計民生事，莫擬虞衡志異篇。書生敢上防邊策，草莽難忘靖海功。讀罷奇文空眼界，鷺門關鍵在胸中。

（桐山姚長煦浣江）

臺陽筆記目錄

全臺論……（一）
粵莊義民記……（三）
嘉義縣火山記……（五）
生番歸化記……（七）
聚芳園記……（九）
聚芳園八景……（一一）
濁水記……（一三）
倭硫磺花記……（一五）
漳泉義民論……（一七）
番錢說……（一九）

玉山記……（二一）
蛤仔爛記……（二三）
鴉片煙論……（二五）
弭盜論……（二七）
珊瑚樹記……（二九）
附：閩海聞見錄……（三一）

臺陽筆記

淄川翟灝笠山撰

全臺論

山川之形勢，人事之規畫，有極安而極危、似密而實疏者，臺灣是已。

夫臺灣一郡、四縣，負山面水，外有口岸之險，內有甲兵之設，說者謂『磐石之安，金湯之固，不是過也』。余曰：『不然』。

夫水以載舟，水到之處，卽舟到之處。水有淺深，舟有大小，不能限也。或曰：『水之下有暗礁焉（石藏水底，鋒利無比，名曰暗礁），有鐵板沙焉（沙色如墨，性堅如鐵，名曰鐵板沙），無論艨艟快艇，觸之卽碎而無復存者』。然此說也，可以嚇商賈之所未經，而不能難土人之所習慣。沿海居民，捕魚爲業，當風浪怒湧之時，而談笑自若。何者？習熟之使然也。若淺若深，瞭如指掌；而何有於沙石？故洋匪之出入，必藉土人以引之。蔡逆之來，木城之失，其明徵歟（過巡道置木城三座於鹿耳門，蔡牽入而焚之）！

又或曰：『有口岸在，設重兵以守之，嚴其防而禦之，則有備無患』。余曰：『誠是也。然其患卽伏於此，而莫之覺也矣』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